



最新热门

最新推荐

专题栏目

相关文章

没有相关文章

[图文]日语动词的“体”特征分类 热 ★★★

日语动词的“体”特征分类

作者: 孙敦夫 文章来源: 《外语教学》 点击数: 更新时间: 2008-4-4 15:10:41 [收藏此页](#)

摘要: 本文通过分析和探讨先行研究中两篇有关日语动词的“体”(aspect)特征分类的主要论文,指出它们存在的问题,并对具有“体”特征的动词进行了重新分类。本文采用三分法把具有“体”特征的动词分为三类:1)动作性动词,2)非动作性动词,3)动作性/非动作性动词(简称为兼类动词)。

关键词: “体”特征; 词汇意义; “体”的表现形式; 三分法

中图分类号: H319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0-5544(2008)02-0039-04

Abstract: Through questioning and analyzing two former important theses on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in Japanes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“aspect”,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ir disadvantages, and then re-classifies verbs in Japanes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“aspect”. In this article, verbs in Japanes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“aspect” a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y “Tripartition”: 1) action verbs, 2) non-action verbs, 3) both action and non-action verbs.

Key words: characteristic of “aspect”; lexical meaning; “aspect” form; tripartition

1. 引言

日语的动词根据其性质可进行各种分类,如自动词、他动词、意志动词、非意志动词等。同时,动词也可以按照“体”(aspect)特征进行分类。

迄今为止已有数篇按照“体”特征对动词进行分类的论文,其中有两篇较为著名。一篇是金田一春彦(1950)《日语动词的分类》,另一篇是奥田靖雄(1978)《围绕“体”研究问题》。前者是日本“体”研究成长期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,后者则为日本“体”研究转折期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^①。本文将对这两篇论文的动词分类提出不同看法,同时阐明新的动词分类法。

“体”现象存在于世界各个语言中,动词的“体”研究不仅是语言学“形态论”中的一个范畴,同时也是外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一个清晰、易懂的动词分类对掌握动词的各种“体”用法有很大的帮助。

2. 按照“体”特征进行动词分类中存在的问题

2.1 金田一(1950)分类中存在的问题 金田一(1950)运用“te-iru”(テイル)这一“体”的表现形式对动词进行了分类。他把既能接续“te-iru”形式,同时也能以其他形式使用的动词分为两类。一类是“持续动词”,另一类是“瞬间动词”。“持续动词”的词汇意义在于这类动词表示的动作能够持续,它包括“读、听、笑、看、走”(読む、聞く、笑う、見る、歩く)等动词。“瞬间动词”的词汇意义在于这类动词表示的动作只是瞬间完成,它包括“死、(灯)亮、(灯)灭、(送)到、停止”(死ぬ、点く、消える、届く、止まる)等动词。那么,金田一(1950)的这两种分类又具有什么样的“体”特征呢?那就是,在“持续动词”的后面加上“te-iru”后,表示“动作的持续”。反之在“瞬间动词”的后面加上“te-iru”后,表示“结果的持续”。但是,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金田一(1950)的分类,就会发现在他的分类中,有一类动词没有提及。那就是“去、回、进、坐、站、睡”(行く、帰る、入る、坐る、立つ、寝る)等动词。本文认为这一类动词,既具有“持续动词”的性质,又具有“瞬间动词”的性质,如果按照金田一(1950)的分类标准来衡量的话,这类动词既可以分在“持续动词”里,也可以分在“瞬间动词”里,这样就会出现模棱两可的现象,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在后面详述。

2.2 奥田(1978)分类中的问题 奥田(1978)主要有两个论点。论点1:奥田(1978)指出

“体”的表现形式不能仅仅像金田一(1950)那样只限于“te-iru”形式,“suru”(スル)形式也是“体”的表现形式之一,“te-iru”形式和“suru”形式的对立是“体”内部的对立,“体”研究也应该考虑“suru”形式的“体”意义。论点2:奥田(1978)认为金田一(1950)以“持续”和“瞬间”这一标准对动词进行分类是不符合实际的,因为一个动词它既可以表示持续的动作,又可以表示瞬间的动作。同时主张要判断一个动词所具有的词汇意义时,要看它是表示“主体的动作”,还是表示“主体的变化”。奥田(1978)依据这一主张,把日语动词分成了两大组,即实现“主体的动作”的为第一组,实现“主体的变化”的为第二组。第一组动词为“歩く、飛ぶ、走る、踊る、洗う、砕く、割る、食べる、飲む、話す……”(走、飞、跑、跳(舞)、洗、打碎、弄碎、吃、喝、说……)。第二组的动词为“行く、帰る、入る、坐る、死ぬ、煮える、壊れる、倒れる、禿げる、瘦せる”(去、回、进、坐、死、煮熟、坏、倒、秃、瘦……)。本文对奥田(1978)提出的论点1,即在进行“体”分析时应加入“suru”形式这一提案没有任何异议。但是,问题在于论点2。奥田(1978)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新的见解,但是他并没有获得具体的成果。其理由有二。理由1:奥田(1978)虽然批驳了金田一(1950)的分类,但是从他的分类结果来看,依然和金田一(1950)一样,也是用“te-iru”这单一形式进行分类。理由2:奥田(1978)自己主张的“suru”形式没有反映在他的动词分类里。要证明理由1,我们必须通过实例说明该分类是否是靠“te-iru”形式来分类的。我们选择其第一组分类中的“走、飞、跑”(歩く、飛ぶ、走る)这三个动词,然后再选择第二组分类中的“去、回、坏、倒”(行く、帰る、壊れる、倒れる)这四个动词来作为论证的词汇。例如,“彼は速く歩いている。”(他走得很快。)、“鳥が空を飛んでいる。”(鸟在空中飞。)、“彼女は一人で走っている。”(她一个人在跑。)中的“走、飞、跑”(歩く、飛ぶ、走る)加上“te-iru”形式后,的确表示“主体的动作”。那么,第二组的动词加上“te-iru”形式后会表示什么呢?“彼は今、アメリカに行っている。”(他现在去美国了。)、“この時二人の娘たちはもうパリに帰っている。”、(这时,两个女儿已经回到了巴黎。)、“この踏切、壊れている。”(这个断路闸坏了。)、“道にけが人が倒れている。”(受伤的人倒在路上。)中的“去、回、坏、倒”(行く、帰る、壊れる、倒れる)加上“te-iru”形式后,的确表示所谓的“主体的变化”。

通过分析以上例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,就是奥田(1978)的分类标准,即“主体的动作”和“主体的变化”也是靠“te-iru”形式来区分的。那么,要证明理由2,即奥田(1978)虽然提出了要加入“suru”形式这一见解,却没有将这一见解反映在他的动词分类里,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实例来证明。“走”(歩く)这一动词在奥田(1978)分类中表示“主体的动作”,“去”(行く)表示“主体的变化”。但是,“歩く!しまいまで歩く!”(走!我要走到底!)中的“走”(歩く)和“僕たちも行きますよ。”(我们也去。)中的“去”(行きます)是“suru”形式时都表示主体的动作,看不出二者有任何区别。另外,奥田(1978)认为“飞”(飛ぶ)表示“主体的动作”,“回”(帰る)表示“主体的变化”,但是二者是“suru”形式时完全没有区别,均表示动作,不表示任何所谓的“主体的变化”。也就是说,在奥田(1978)分类中分别属于两种类别不同的动词却表示同样的意思。这是本文论证奥田(1978)没有按照“suru”形式进行分类的第一论证。

另外,“坏、倒”(壊れる、倒れる)和“去、回”(行く、帰る)同属第二组动词。然而,“早晚あの壁は壊れます。”(那面墙早晚要倒。)的“坏(倒)”(壊れます)和“恐ろしいなと思うときつと倒れる。”(只要你一觉得害怕,就一定会摔倒。)中的“(摔)倒”(倒れる)不表示动作,只表示“主体的变化”(未来的状态)。与此相反,“僕たちも行きますよ。”中的“去”(行く)和“わたし帰るわ。”(我要回去了。)中的“回”(帰る)只表示“主体的动作”。本文认为二者的区别可以通过是否具有主体的意志来判断。“去、回”具有主体的意志,可以通过动作主体的意志进行控制。可是,“坏、倒”则难以具有动作主体的意志,即难以通过动作主体的意志进行控制。这样我们通过对“suru”形式的验证,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奥田(1978)第二组动词中存在着两种动词。一种是动作性的,另外一种的状态性的。“去、回”这些动词在“te-iru”形式时与“坏、倒”等动词具有同样的性质,即表示一种状态,因而在表示状态方面二者得到了统一,可以分在一类。然而,“去、回”在“suru”形式时只表示动作,“坏、倒”只表示状态,不能表示动作,二者之间无法统一,这样就难以分在一类。这是本文论证奥田(1978)没有按照“suru”形式进行分类的第二论证。

通过以上分析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就是奥田(1978)的动词分类依然是按照“te-iru”这单一的形式进行的,而且在其动词分类中没有反映出自己的“suru”形式的成果。这样,我们可以说无论是金田一(1950),还是奥田(1978),二者存在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“形态论”的观点,没有按照动词的多种“体”的表现形式来分析动词的“体”特征和进行动词分类,没有找出动词的共性。而且在具体的方法论方面基本使用的是二分法,即不是A类,就一定是B类这种分法。对此,本文认为既然“体”是语言学中“形态论”的一个范畴,既然提出要加入“suru”形

那么我们的分类标准也不应该是单一的。因而，本文将采用三分法来分类，以此来弥补二者在分类上的不足。

3. 本文的分类

本文认为在理论方面，奥田（1978）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。但是，在运用哪些“体”的表现形式来分析动词的词汇意义和进行动词分类这一问题上，本文认为不应该只停留在“te-iru”形式和“suru”形式上，还应该将“体”的表现形式扩展到“sita”（シタ）形式和“te-ita”（テイタ）形式上来。本文在具体的方法论方面，使用的不是二分法，而是三分法。二分法的长处在于它的明了性。这种分法非常易懂，也就是不是A类就一定是B类，不存在既A又B的现象。但是，这种分法时常会忽视那些介于A类和B类之间的、既具有A类性质，同时又具有B类性质的中间层。如果我们过分追求其明了性，那么就会将这类中间层勉强地分在A类或者B类中，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矛盾之处。本文采用三分法是因为笔者认为“体”主要是属于动词的范畴，动词所拥有的词汇意义应该从它是否具有动作性这个方面来考虑。因而本文把动词是否具有“动作性”作为动词分类的标准，并由此把动词分成三大类：1）实现动作性的动词，2）实现非动作性的动词，3）既实现动作性又实现非动作性的兼类动词（后文中将简称为“兼类动词”，即有的“体”形式实现动作性，而有的“体”形式实现非动作性的动词。下面将着重说明这三类动词。

3.1 动作性动词 动作性动词基本上具有四种“体”的表现形式，即“suru”形式、“sita”形式、“te-iru”形式、“te-ita”形式，而这四种形式都实现动作性。

(1) 私は明日からしばらく西津軽、北津軽両郡の凶作地を歩きます。（太宰治『虚構の春』）

(2) 私は長靴をはいていたので、かえって気持がはずんで、わざと雪の深く積つているところを選んで歩きました。（太宰治『雪の夜の話』）

(3) 山田の町を道庵先生が、今お伴を一人つれてのこのこと歩いています。（中里介山『大菩薩峠』）

(4) サチ子は、しばらく黙つたまま、砂地を歩いていましたが、急に僕の腰にすがりついて、「死骸が埋まつ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たのよ、大隅さん」（海野十三『地球を狙う者』）

例句（1）中的“走”（歩きます）表示未来的动作，（2）中的“走”（歩きました）表示完成的动作，（3）中的“走”（歩いています）表示现在进行中的动作，（4）中的“走”（歩いていた）表示持续后完成的动作。这四种“体”的表现形式均表示具体的动作。这一类动词有：“読む、書く、聴く、話す、習う、学ぶ、食べる、飲む、食う、吸う、”等（看（书）、写、听、说、学、学习、吃、喝、吃（男性语）、吸等）。

3.2 非动作性动词 非动作性动词是指在上述四种“体”的表现形式上，实现非动作性（状态性）的动词。

(5) このぶんで行きますと、早晚あの壁は壊れます。（中里介山『大菩薩峠』）

(6) 近畿以外の地では、天武天皇の六年十二月に筑紫に大地震があつて、大地が裂け、民舎が多く壊れた。（田中貢太郎『日本天変地異記』）

(7) 昨年3月、愛知県蒲郡市のJR東海道線の踏切で長々と待たされたあげく、近くの女性が「この踏切、壊れている」と言つて遮断機をくぐつて線路内に入り、列車にはねられ、死亡した。（朝日新聞社『朝日新聞』2007年3月25日）

(8) その橋は、昨年の大雨で壊れていたが、綺麗に修復されていた。

例句（5）的“坏（倒）”（壊れます）表示未来的非动作，（6）中的“坏（倒塌）”（壊れた）表示变化了的非动作，（7）中的“坏”（壊れている）表示持续的非动作，（8）中的“坏（冲毁）”（壊れていた）表示持续后发生了变化的非动作。这四种“体”的表现形式均表示非动作。这一类动词有：“死ぬ、点く、消える、止まる、壊れる、倒れる、潰れる、はげる、煮える、覚める”等（死、（灯）亮、（灯）灭、停止、坏、倒、（压、挤）瘪、秃、煮熟、醒等）。

3.3 兼类动词（动作性/非动作性动词） 兼类动词是指“suru”形式和“sita”形式时实现动作性，而“te-iru”形式和“te-ita”形式时实现非动作性的这一类动词。

(9) 東京は両三日中に出発す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が、途中、奈良で網野菊子さんに御会いして、それから先に行く湯浅さんに京都で一所になって行きます。（宮本百合子『ロシヤに行く心』）

(10) 赤シャツの農夫はきまり悪さうに、急いで戸をあけて脱穀小屋の方へ行きました。（宮沢賢治『耕耘部の時計』）

(11) 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うちにも、本のすきなのがいまして、いま、南方に行つて

いますけど」(太宰治『斜陽』)

(12) ブリキの暖炉の中には薪が燻って、煙が薄暗い室の中に一杯に満ちていた。妻は裏の方に行っていたが、声を聞きつけて此方に来た。(田山花袋『トコヨゴヨミ』)

[1] [2] 下一页

文章录入: admin 责任编辑: admin

- 上一篇文章: から和のでの的异同
- 下一篇文章: きみ和あなたの区别

【字体: 小 大】 【发表评论】 【加入收藏】 【告诉好友】 【打印此文】 【关闭窗口】

 网友评论: (只显示最新10条。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,与本站立场无关!)

| 设为首页 | 加入收藏 | 联系站长 | 友情链接 | 版权申明 | 网站sitemap



外语爱好者论坛
www.ryedu.net

Copyright ©2006 - 2009 Ryedu.Net 外语爱好者网站 苏ICP备06000368号